

《龙须沟》经得住岁月的考验

顾 威

人们在观看新排《龙须沟》前,原本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太是《龙须沟》了,纹丝不动扒下来;一个担心不是《龙须沟》了,改走了魂走了样。现在看来这两个担心都没有了,放心了。再通过 23 场观众的考验,我们松了口气。

这次排演《龙须沟》最高任务诠释为:人的价值回归。沟臭人不臭,修沟更修人,为此,恢复老舍先生原作解放前的刘巡长解放后留用为人民警察派出所副所长的情节;将原来程疯子看自来水自食其力的结尾,改为这位过去的落魄艺人重新操起八角鼓施展才华,并对程疯子前面的戏调整充实;为表现人们被压抑束缚的人性获得解放,也为更加丰富人物关系和多彩的情趣,又大胆铺排了二春和二嘎子、赵大爷和王大妈一小一老两条情感线。

全剧组 34 位演员,大不过 50 出头,小至 20 刚过,且 2/3 以上不是北京人,要演 60 年前老北京的戏,不容易。当年演《龙须沟》时这批人还未

出生,我算老家伙了,但也没看过。那年我刚上初一。有没有时代感将是这个戏的命门,非解决不可。除了一些剧照,没有其他影像资料。幸好剧院早年编辑出版过《《龙须沟》的舞台艺术》,人人必读;请舒乙讲老舍和《龙须沟》;请参加过当年演出的老艺术家现身说法;四处寻觅“疑似”臭沟,总需让大家闻闻沟臭见识认识沟沿人家;看北京曲剧《龙须沟》录像;每人记创作笔记,撰写人物小传;请专家讲北京话;用一个月集中专攻台词,还有重音、北京话、北京话的语调语势和北京人的喂,还要体会老舍的语言幽默,字斟句酌;再做无言和有言人物小品;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正式进入排练。

老舍先生是语言大师,往往以生动、深刻、幽默的寥寥数语就勾画出极鲜明的人物。语言和人物是话剧的命根子。《龙须沟》正是以人物制胜,情节故事的铺排服务于人物塑造需要,是宾不是主,看似不大合一般规律,这恰是艺术创作个性。我

们反复强调“会演戏的演人,不会演戏的演戏”,劲往人物上使,努力学习、实践焦菊隐先生的表演“心象说”,留出空间,鼓励演员为创造符合剧本要求的人物主动发挥、出招,公演后大家也都没有停止创造,每天都有新亮点出现。演出最后几天,全剧组认真做了艺术总结,恢复丢失多年的剧院老传统。

时过境迁,56 年前的《龙须沟》是在真光电影院改成的北京剧场演出。那时剧场各方面设备硬件当然与今天的首都剧场不可比。传说当时两堂实景两次迁换加休息就用了 40 分钟。新排《龙须沟》全新设计了四堂实景,主景小杂院和副景小茶馆之外,增设了一堂臭水沟和沟沿,一堂小夹道和铁匠炉,用转台连接,以戏带动景变,没有暗转,在音响效果声中,灯光明变,台明转,一气呵成。全景展

示生活状态及变化,如在龙须沟边,小妞子被淹死时的倾盆大雨;北平解放双方军队换防时的漫天大雪,臭沟被填平等。再运用现有的科技手段,全力在景观上打造出一个新《龙须沟》。



今年是老舍先生 110 周年诞辰。在阔别舞台半个多世纪后,曾经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奠定基础的老舍名剧《龙须沟》重装上阵,连演 23 场,上座率达到 85%,首轮演出就创下了 245 万元的票房。本期文化圆桌邀请戏剧导演顾威、艺术评论家宋宝珍、戏剧编剧王珏,畅谈话剧《龙须沟》及老舍话剧的独特魅力。

——编 者

日前,《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先后亮相首都剧场并创下不俗票房。这一现象引发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经典的魅力。

什么是经典?经典是演艺业繁荣与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是时代精神在文学艺术中的高度凝练和完美展示。

前不久,北京市文化局围绕着小剧场艺术的建设与发展问题邀请部分活跃在小剧场戏剧创作、制作、演出领域最前沿的从业者座谈,大家在谈到小剧场的未来与发展时,不约而同地都将优秀作品放在第一位。大家有一个共识,只有穿透历史和时代的经典作品才具有市场的价值。老舍先生的作品就是经典。

露痕迹;充满哲理又不流于说教;人物个性鲜明,疯子娘子、虎妞、祥子、王掌柜、秦二爷、庞太监、老

小刘麻子、唐铁嘴儿……无一不是栩栩如生,无一不给人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感觉;语言耳熟能详,许多台词成为今天人们生活中的口头语;故事平中见奇,于家长里短中演绎着人生况味;透过每部作品都能深切感受到老舍先生关注生活、深入生活、提炼生活、匠心独运的深厚功力。这份功力使每个剧中人物都活在了舞台上,也穿透历史活在了代又一代欣赏者的心里。这便是经典,演出市场的繁荣与发展需要这样的经典,经典作品具有无可替代的生命力和市场潜力。

《龙须沟》,看过这部戏的观众应该已年逾花甲,因为该剧到今天上演之前,已经尘封了半个多世纪。而拂去时间的尘埃,这部经典在舞台上光彩依旧。《骆驼祥子》,小说、电影家喻户晓,而舞台艺术的魅力依然吸引着大批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茶馆》,已经有了演出 588 场的纪录。每次演出信息一公布,观众都络绎不绝。这次首场演出前,计划演出 8 场的票仅剩 27 张,8 场票房达 201 万。

综观三部作品,均源于生活又不拘泥于生活;主题深刻又不

经典的魅力

王 珏

秘境奇葩

——音画史诗《秘境青海》观后感

叶廷芳

然之间恩恩怨怨关系的调停者和各民族之间共生共融关系的沟通者。你看,万般柔情的生命之源——水,有时也会暴怒肆虐;给万物带来光明与温暖的东方阿波罗——火神,有时也会杀气腾腾……每逢这样的时刻就有西王母率领众神出现,顺利地把他们降伏,并予以救赎。她有时又是哲学的化身,引领生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升,带着轮回的信念重返秘境。

在文化层面上,《秘境青海》不是某个民族或地区神话的阐释,而是多元神话类型的综合。她以神话中蕴含的永恒人性为引线,追溯东方文化首先是华夏文化的原始根脉。因此在服饰和歌舞的设计上都不照搬现在生活在青海的六

让外国名剧中国化

——评川剧《欲海狂潮》

姜志涛

压抑、扭曲,对财产、性爱的欲望将使父子、母子、夫妻与兄弟之间尔虞我诈,虎视眈眈,一个个贪婪、狡诈、邪恶、虚伪。

徐秦这种通俗化的改编,做得轻松自如,举重若轻。更可贵的是,在做到通俗易懂的同时,对原著的思想精髓、戏剧张力给予应有的渲染和强化。使爱看传奇故事的中国观众不但观赏到了情节曲折的故事,在心灵上也受到强烈震惊,进而引发深层的思考。为了便于阐释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需要将“欲望”具象化,人物化,使原著中许多深邃的哲思都变得轻松简单,同时还起到外化人物心理的作用。

以总导演张曼君为首的《欲》剧编导充分运用川剧的传统程式塑造人物,演绎故事,这样就使这部外国作品完全川剧化了。戏剧结构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时空顺序设置的,白老头用独轮车将蒲兰接回家,三个人的矛盾冲突从此开始。

对土地和家园的珍爱

是竭泽而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积聚财富,还是追求在自然生态得到良好保护前提之下的生活富裕、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央视热播的长篇电视剧《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Ⅱ》所展示的,正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故事发生在东北黑土地上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天性争强好胜的水上村村委会主任钱大宝,因邻村下水村的富裕和到处大出风头而备受刺激,发誓要争一口气,带本村的乡亲快速致富,赶超下水村,为此绞尽脑汁。而村子所辖的花岛上因为蕴藏了大量可带来丰厚利润的石材,让他看到了希望。但开发石材势必牺牲花岛秀美的自然环境,这与他的女儿、回乡创业的大学生钱多多的将保护自然与发展经济融为一体的观光项目“花岛工程”,构成了水火不容的矛盾。围绕父女之间冲突这条贯穿全剧的主线,还有若干其他的纠葛:钱大宝的兄弟钱二宝一心算计着承包花岛开发石材自己赚钱,城里的不法商人也在覬覦这个巨大的宝库,短视的村民因心态浮躁急于致富而时时刁难,等等。这些线索交织错杂,衍生出一系列的冲突和纠纷,演绎了一部曲折起伏、热闹好看的故事。它涉及到人性情操的善恶美丑,人格境界的高尚与卑下,价值观念上的先进和陈旧,孰是孰非,并不难分辨。但艺术作品的魅力所在或者

不老的话剧不舍的情思

宋宝珍

爱、真情。看到新政权造福贫民,他会有真诚的感动;对于弱小者的困厄,他会有同病相怜的哀痛。他的宽容让他尊重所有的生命,在《龙须沟》里他甚至让打手冯狗子悔过自新,让旧巡警转变成社会新人。然而拥有大爱的人往往也是克己、求真、惟美的人,因此当人格尊严受损时,《茶馆》里的老掌柜情愿避世就死,也绝不苟且贪生。正因为有在老舍的戏剧里,传达着他内心的真诚、善良和天真,所以他的戏剧容易让人生出平和、亲近、本真的情愫。

老舍的《茶馆》、《龙须沟》久演不衰的原因,还在于它们是北京人艺智慧的结晶。当年,总导演焦菊隐精益求精,终于将《茶馆》、《龙须沟》打磨成了“人艺风格”的重要载体。在此基础上,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观众,导演林兆华,顾威整合了新一代表演人才,让舞台上“一片生活”的感人图景和“一棵菜”式的表演默契,不仅使老舍戏剧的艺术价值愈加彰显,而且保持了恒久的艺术魅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节后重逢的朋友几乎都在谈论“小沈阳”,对我未能及时收看现场直播大呼惋惜。我无法理解的是这股来势凶猛的旋风竟然把数亿人在那个时候牢牢锁定在一个频道上。本来借助晚会而大行其道的“小品”如今十分吊诡地成为“万众期待”的最大“包袱”,一代“小品王”因为臻于“雅俗共赏”的境界而成为拥有最多拥趸的“首席艺术家”。这种现象在只有百万人口的国度尚难以出现,为何拥有 13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偏偏把集体口味调得这样同步呢?

“俗”或者“雅”在具体生活中,前者更有市场,更接近生活本身甚至人的本能,但是在概念上必须分清。许多人以为,喜剧就是“俗”,悲剧或正剧才是“雅”,这就不难理解现在盛演不衰的所谓“喜剧”为什么越来越失去戏剧的特征,成为通吃一切“大众娱乐”的大杂烩。

在充斥各类剧场的极度放肆的演出主体面前,真正的喜剧已经没有空间,因为它既不能保证持续不断的笑场,幽默或讽刺的本质也不能直达人心,因为观众并没有把思想的大脑带到这样的场合。

世界戏剧史上,喜剧曾经是多么深刻而富启迪意义的戏剧形式,既洋溢着生命的灿烂光辉,又发人深省地激励受众的自我观照。从某种意义上说,喜剧所能够带来的影响往往更有助于认识现实世界,所以历史上用以指代戏剧的象征往往是喜剧人物的脸谱,毫无疑问,喜剧也是一切戏剧的最初形态。

喜剧在中国的衰落大概和传统相声的命运类似,在当今全民娱乐并耽迷于廉价搞笑的时代,我不禁要问:我们是否还需要喜剧?传统的喜剧也许早已不能适应我们受众的鉴赏力和耐力,但喜剧的传统是否就因此被颠覆?如果说人们已经习惯将幽默感和智力水平放在一起说事儿,那么我真要很自豪地以为“中国人确实比外国人更聪明”,因为老外们至今还在乐此不疲地为早就烂熟于心的莎士比亚或莫里哀开怀大笑不已。



《台北故宫》的探索

高 峰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65 万件传世珍宝的背后,是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文物大迁徙。由于众所周知的隔绝背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只是停留在想象和传说里,有限的文字叙述只是片断和零碎的表述。将 60 年来难见真容的台北故宫用影像深度呈现,追寻它的悲欢命运,展示它的珍贵宝藏,讲述它的丰富故事,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大型人文纪录片《台北故宫》已经占有了题材先机,它打开了一代人尘封的记忆,又因为人性化的表达直抵人心。

纪录片至少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功能:社会认知功能、文化传承价值、艺术欣赏价值,还有影像资料价值和市场经营价值。在《台北故宫》这种纪录片里,这五种功能俱全。

第一,中国传统文类类的纪录片不少,唯独《台北故宫》大家没有系统地看过。这首先是一个题材的优势。再加上《台北故宫》平易近人,这和导演把握的风格有关,也和他们内心能够找到这种文化的平衡有关。导演对文化的观察和表现越来越平和了,已经远远和当时拍《故宫》的时候不一样了,越来越从容了。一个片子拍得是否从容,不在于你用什么样的器械,或者用什么样的装备,我觉得还是一种距离。如果能够把这个距离拉近,这是纪录片所需要的。

《台北故宫》无论是解说词的表达,甚至包括解说词的朗读,包括故事的选取和整部片子的关系,特别人性化。因而使这些文物都活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风格和北京故宫不同。北京故宫是大气,是皇家之气,因为想到故宫,肯定想到这是紫禁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显得我们历史文化光辉灿烂的地方。再加上拍摄手段更加机械化,就是说各种大型设备,利用的光线和外部条件,用三维特技的表现方式,而且你还可以在不同的点用不同的时间去关照它,反映它的时空变化,这些都是很容易实现的。《台北故宫》很难像拍摄北京故宫那么非常专业化的去拍摄每一件文物。他把重心有时候放在故宫人的故事当中,和一件件珍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看起来很感人。

《故宫》拍出来有皇家风范,《台北故宫》拍出来特别有民间的亲情。我觉得这一近一远合二为一,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我也希望将来有一天有一个完整的故宫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既有皇家风范,又有民间的亲情在里面。我相信这是一部更好的纪录片。

当然,拍完《台北故宫》以后发现还不满足,就好像还有一个故宫的概念在世界很多地方失散了,如果把这些再拍下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故宫。这个完整的故宫加在一起,也是中国人所渴望的中国文化的凝聚。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别丢弃喜剧传统

刘雪枫